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天河有多寬

葉正尹

七歲那年的七夕夜，我仰頭問祖母：「銀河到底有多寬？」她正往巧果上點紅胭脂，頭也不抬地答：「一個鵲翅膀挨一個鵲翅膀，排滿了就過得去。」我又追問那得多少只喜鵲，她笑了，說天上的事誰數得清，反正每年就搭這一回，搭完就散。

這個答案讓我滿意了很久，因為它把一條浩瀚星河，縮成了一座可以想像長度的橋。橋能有多長呢？我試著望到天邊，再往前多望一點點。

我不禁遐想，若真有鵲橋，古人該如何估算所需烏鵲的數量？我暗自推算：依照古來傳說裡「天河廣十二萬七千五百里」的尺度，假設每鵲展翅約尺半，首尾相接，那將是一個龐大的天文數字。數字雖荒誕，卻透著古人拿人間尺寸丈量天地的認真勁頭。這種用腳步丈量星辰的憨態，比任何天文數據都動人。今人動輒談光年，可光年太冷，裡與尺才帶著手掌的餘溫。

唐人詩歌裡的天河，又是另一種量法。白居易說「幾許歡情與離恨，年年並在此宵中」，「幾許」不是數字，是哭與笑擦起來的厚度。杜牧寫「天階夜色涼如水，臥看牽牛織女星」，涼是肌膚觸到的溫度，也是心裡滲出的涼意。詩人從不

問光年，他們只問一年的等待有多重、一夜的相會有多輕。天河在詩裡忽寬忽窄。相聚時窄得能聽見對方呼吸，離別時寬得容下整片長安的燈火。

二十歲那年，我第一次用天文望遠鏡看織女星。目鏡裡只是一粒極亮的光點，冷白，穩定，毫無波瀾。我不由想起祖母的話，想起那八億五千萬隻喜鵲的算式，心裡空了一下。那感覺就像有人抽走了腳下的磚。

科學用光譜分析出織女星距地球二十五光年，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，卻把我七歲那年用目光搭起的那座橋拆得乾乾淨淨。原來我們這代人擁有了丈量天河的尺子，卻弄丟了丈量天河的勇氣。

那夜我關掉星圖軟件，重新仰頭用肉眼去找。夏夜的天河其實很淡，恍若誰用指甲在深藍綢面上輕輕劃了一道。但當我盯著那道劃痕足夠久，它隨之開始波動、漫溢，漸漸有了寬度。那不是二十五光年，是從祖母的蒲扇到我手中的望遠鏡，中間隔著的數不清的七夕。我忽然明白，古人丈量天河用的是目光、思念與等待。這些單位不精確，卻讓二十五光年的虛空，只容我一人走。

不知從哪一年開始，每逢七夕我都會想起那個「八億五千萬隻喜鵲」的荒唐數字。它錯得離譜，卻比二十五光年更接近真相。只有相信距離可以搭橋的人，才會真的伸手去搭。天河有多寬？你若用光年間，它冷冰冰地答；你若用心問，它會讓出一整條路的寬度，只等你抬腳走上去。

老院的夏

王波

燥熱南風掠過木格窗，遼西老家老院的夏天，就這樣悄然到來。

牆根馬蘭綠意盎然，豆角秧順著竹竿攀援生長，捲鬚纏住落日餘暉。蟬鳴藏在杏樹葉間，時密時疏，把午後時光拉得悠然綿長。此地日光溫潤不灼人，漫過土牆、穿過枝葉，將院裡的日子烘得柔軟。泥土混著野草的氣息隨風漫開，吸入肺間，心底的浮躁盡數消散。

被日光曬暖的青石板台階，赤腳踩上去，暖意從腳底漫遍全身。老杏樹撐開大片綠蔭，地上落滿晃動的光斑。風拂枝葉，沙沙聲伴著蟬鳴，再加上簷下銅鈴幾聲輕響，小院的寂靜被溫柔揉開。院角陶缸盛著井水，水清藻輕，小魚自在游弋。指尖點水，涼意撲面而來，缸面倒映雲天樹影，也封存著我兒時憂無慮的點滴歡喜。

將木涼席鋪在杏樹蔭下，仰面躺下，滿身暑氣瞬間褪去。枝桠交錯，天光點點灑落，只需靜聽風聲，心緒便能慢慢歸于平和。黃粉蝶偶爾翩然飛過，停在豆角花上稍作停留，又飛向田間，為靜謐的小院添了幾分靈動。

不多時，東屋灶台升起煙火，廚具輕碰的細碎聲響裡，傳來母親喚我吃飯的聲音，溫厚又安心。木凳微微晃動，輕搖蒲扇，悶熱一掃而空。餐桌上都是地道遼西家常菜，爽口的涼拌黃瓜、清炒豇豆，配上一碗冰鎮小豆粥，簡單飯菜，卻吃得滿心踏實。一家人圍坐閒談，聊聊農事雨水、鄰里家常，輕言軟語伴著晚風，成了夏日最溫暖的旋律。

黃昏降臨，西天鋪滿橘紅晚霞，家禽歸籠，飛鳥還林，村村寨寨炊煙裊裊。搬個矮凳坐在院中，目送霞光褪去，繁星慢慢綴滿夜空。田間蚱蚢聲聲不絕，月色靜靜鋪滿院落，夏夜安靜下來，彷彿能聽見光陰緩緩流淌。

夜色漸濃，月色足以照亮小院。牆角野薔薇悄然綻放，淡香縈繞。田蛙遠近和鳴，晚風漸漸微涼，帶走白日勞作的疲憊。俗世瑣事暫且放下，身心全然放鬆。

沒有鬧市車馬喧囂，沒有行色匆匆的奔波，老院的夏夜自有安然步調。一草一木，一餐一飯，儘是平淡煙火。我漸漸明白，最美的風景從不在遠方，就藏在老家小院的朝夕日常裡。

一方小小院落，裝下完整的盛夏。裝下蟬鳴月色，裝下家人閒話家常，更珍藏著年少時光，以及長大後我心心唸唸的心安。放慢腳步才懂得，美好向來藏在細微之處：一陣晚風、一縷花香、一聲家人的呼喚，都是生活贈予的溫柔。

守住這座老院，留住這份樸素煙火，不追浮華，安于當下，便是最安穩的幸福。

蟲鳴迎秋來

白麗霞

傍晚推開窗，風裡已經帶了些清冽的味道，我站在廊下深呼吸，忽然聽見一聲極細極弱的響動——是從牆根的草叢裡傳來的，短促，清亮，像一根銀針輕輕劃過靜謐的綢面。

那是今秋的第一聲蟲鳴。

我的心微微一動。原來，秋是這樣來的，不聲不響，卻在一隻小蟲的振翅間，露出了端倪。古人說「微雨池塘見，好風襟袖知」，我想，秋的到來，大抵也是「一蟲天下秋」吧。

到了夜裡，蟲鳴便漸漸多了起來。秋蟲的鳴叫不像夏夜的蟬聲那般鋪天蓋地、不管不顧，它是有章法的，錯落有致，疏

密相間。牆角、階前、花下、樹根，四面八方都響起了琴弦般的顫動。它們似乎懂得「留白」的妙處，這邊唱幾句，那邊歇一瞬，給月光留出流淌的空間。我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裡，沏一壺今年的新菊茶，看月色如水，聽蟲聲如織。

秋蟲之中，蟋蟀是最懂人心的。《詩經》裡早有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」的句子，把一隻小蟲寫得有了歲月的溫度。果然，沒過一會，我便在台階的縫隙裡看見了它們的身影，黑亮的背甲，細長的觸鬚，見了人也不慌，只略略一跳，便隱入更深的暗處。它們的叫聲也不再是初秋時的試探，而是變得從容、篤定，一聲聲，一陣陣，像是在催促著什麼——催著桂花開，催著柿子紅，催著農人收稻，催著遊子思歸……難怪姜夔在《齊天樂·詠蟋蟀》裡寫：「哀音似訴，正思婦無眠，起尋機杼。」小小蟲兒，竟能牽動如此綿長的情思。

我常常覺得，秋蟲的鳴叫，是一種與時間對話的方式。它們不知年歲，卻比人更懂得時節的流轉。夏蟲不可語于冰，而秋蟲卻偏偏要在霜降之前，將生命最後的熱忱。就像蘇軾在《赤壁賦》裡說的「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」，蟲之短暫，人之須臾，原都是天地間的過客。可即便如此，它們依然用盡全力去唱，唱給

秋風聽，唱給明月聽，唱給這個即將沉靜下來的世界聽。

這份坦然，倒比許多人的憂秋之作，更多了幾分通透。

夜漸深，露水重了，蟲鳴也漸漸稀疏。我起身回屋，卻聽見窗下還有幾隻蟲兒在執拗地叫著，聲音比先前更清越了。這讓我想起陸游的那句「三更酒醒殘燈在，臥聽蕭蕭雨打篷」，雖是寫雨，卻與此時聽蟲的心境有幾分相似——孤清，卻不寂寞；自知短暫，卻依舊熱烈。秋蟲大概是不懂什麼叫「悲寂寥」的，它們只知道，既然生在這一季，就要擔起責任，把這一季的聲音填滿。

次日清晨，我又去院中。牽牛花上墜著露珠，昨夜的蟲鳴已杳然無痕，彷彿是一場夢。可我知道，它們來過，用聲音為這個秋天簽下了姓名。劉禹錫說「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勝春朝」，我不敢妄言秋勝春，卻獨愛這蟲鳴裡的秋意——不張揚，不喧嘩，卻自有萬千氣象。它們用短暫的生命，迎接著秋的豐饒，也提醒著每一個聽者：萬物皆有定時，而每一刻的歌唱，都值得被傾聽。

風又起，牆根處的草葉輕輕搖晃。我想，新一天的蟲鳴很快又會響起來的，它帶著清露的涼意，帶著秋風的爽朗，帶著秋月的皎潔，再一次，為這個秋天，輕輕按下播放鍵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章念馳：九十年後，我們為何要重讀章太炎？

中新社杭州8月22日電 年是中國近代著名革命家、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逝世90週年。魯迅先生譽其為「有學問的革命家」，並言「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獄，而革命之志，終不屈撓者，並世亦無第二人」。

章太炎先生的嫡孫章念馳，不僅親歷了家族記憶的傳承，更以數十年之力投身於「章學」研究。在他眼中，章太炎一生深陷「古今中西之爭」，卻始終以「自國自心」為本，主張多元文明平等共存，反對線性進化與單邊強權。

章太炎為何被稱為「有學問的革命家」？他為何強調語言文字關乎國家存亡？近年來，越來越多海外學者加入章太炎研究，是否揭示了研究「章學」的新維度？近日，章念馳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，就相關問題作出解讀。

中新社記者：章太炎為何被稱為「有學問的革命家」？

章念馳：魯迅先生曾以「有學問的革命家」評價章太炎，並言「並世亦無第二人」。在我看來，這是對祖父一生最恰當的概括。

先說「學問家」。1869年，章太炎出生於浙江餘杭倉前鎮的一個儒醫世家，自謂「吾家三世皆知醫」。23歲時，他赴杭州師從經學大師俞樾，於詁經精舍苦修七載，深得考據學之精髓，由此奠定了紮實的國學根基。章太炎青少年時代正值鴉片戰爭後和甲午戰爭前，國勢日蹙，這決定了他必將走上救國之路。1897年，章太炎以筆為戈，先後投身戊戌變法、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、護法運動，直至抗日戰爭。

作為公認的國學大師，章太炎的研究涵蓋小學、醫學、經學、佛學、哲學、史學等，尤以小學見長。他精研音韻、因聲求義，對《說文解字》九千餘字反覆精研七十餘次，因而能讀懂常人無法讀懂的古文獻。其文章被當時學者推崇為「最壯美之文」，卻也因用典深奧，連魯迅都感嘆「讀

不懂，點不斷」，這也導致如今涉獵此道的學者甚少。

再說「革命家」。章太炎的革命鬥爭往往通過學術來表達，許多文章看似談經學、佛學、諸子學，實則借古人之口傳播平等、自由的思想。當年孫中山、黃興、章太炎分別代表三個革命團體組成同盟會，推翻清王朝。三人各有所長：孫中山長於政治領導，黃興長於軍事鬥爭，章太炎長於宣傳工作，他們是一個整體。

1932年，東北失守，華北垂危，章太炎毅然北上見張學良，代東南民眾呼籲出兵抗日，沿途講學演說，以歷史英雄事跡激發民眾愛國主義精神。行至青島，他對「行己有恥，博學於文」中的「恥」字引證亦多。他認為，人知恥方能立國，遇難而不抵抗即為無恥，因知恥近乎勇，既不知恥即無勇可言。

我想，章太炎之所以被稱為「有學問的革命家」，正是因為他的學問與革命從未分離——學問為革命提供了理論與根基，革命則為學問注入了靈魂與方向。

中新社記者：在「漢字革命」呼聲高漲之際，章太炎為何強調語言文字關乎國家存亡？

章念馳：這與他深厚的小學、經學、諸子學以及東西方語言文字學修養密不可分。面對「廢除漢字」的浪潮，他並未狹隘遵從，而是將語言文字視為「國粹」的核心、民族生命與精神的根本寄身之所。

章太炎觀察世界歷史發現，強國對弱國的征服往往從消滅其語言文字開始。時值中國面臨瓜分危機，他由此警告：若不保衛自己的語言文字，即便領土完整，也終將淪為精神上的奴隸——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」

他將語言文字視為決定民族「種性」存亡的關鍵，將其與「典章制度」「人物事跡」並列為國粹三大支柱，並且置於首位。在他看來，漢字不祇是記錄工具——其「象

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」的構造法，體現了中華民族獨有的世界觀與思維方式，是民族智慧的結晶。武斷棄之，等於拋棄了承載思想與靈魂的文化母體。

他主張「用國粹激動種性，增進愛國的熱腸」，而語言文字正是激發國民認同感最有力的工具。他相信，一個民族祇要還使用自己的語言，就能直接受祖先的智慧，喚起深沉的愛國情懷——這是任何外在宣傳都無法替代的內在驅動力。

正因如此，當友人錢玄同、吳稚暉等主張「漢字不滅，中國必亡」時，章太炎堅持「斷然不能」。他並非墨守成規，而是積極推動文字改革，力主制定切音方案，即現在中國台灣使用的注音字母，其根本立場是「改良」而非「廢除」——改革必須以保證民族文化血脈的延續為前提。

這種超越時代的清醒認識，與他「不齊而齊」的思想一脈相承，即支持多元文明平等共存、反對單邊強權。這為我們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持文化根基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啟示。

中新社記者：近年來，越來越多海外學者加入章太炎研究，是否揭示了研究「章學」的新維度？

君總、戰春、金日三位大哥捐致公黨第五支部福利金

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五支部訊：本會組織副主任君總大哥、福利副主任戰春大哥、調解副主任金日大哥令先慈陳府蔡麗英義老伯母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

八月十四（農曆六月廿二日）！壽終正寢，享壽七十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三位大哥，事業有成，眷顧本支部。者番雖遭失恃之痛，仍猶善繼令先慈，慈善為懷之美德家風，秉遵遺訓。為揚先人潛德而藉發幽光。

熱心公益，無私奉獻，特獻捐本支部菲幣五萬元福利金，襄助會務，支持本支部。

特藉報端，褒其善行，揚其仁風，並致謝忱。

洪文城昆仲丁憂

旅菲英裔同鄉會訊：本會洪交際主任文城鄉賢暨鄉僑洪水金賢昆仲令尊、洪府君諱祖福老先生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（農曆七月初九日）上午九時四十八分壽終正寢於家鄉龍湖鎮崙上村本宅，享壽八十有七高齡。老成凋謝，愴惜同深！現設靈於

家鄉崙上村祖廳，擇訂於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出殯，茶毗於晉江火葬場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：本會家貿易主任文城宗長暨族親宗水金善友令尊、洪府君諱祖福宗老先生（祖籍福建省晉江市龍湖鎮崙上村）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（農曆七月初九日）上午九時四十八分壽終正寢於家鄉龍湖鎮崙上村本宅，享壽八十有七高齡。德星西墜，軫悼同深！現設靈於家鄉崙上村祖廳，擇訂於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出殯，茶毗於晉江火葬場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：本會洪聯絡主任文城善友暨賢昆仲水金善友令尊、洪府君諱祖福老先生（祖籍福建省晉江市龍湖鎮崙上村）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（農曆七月初九日）上午九時四十八分壽終正寢於家鄉龍湖鎮崙上村本宅，享壽八十有七高齡。老成凋謝，愴悼同深！現設靈於家鄉崙上村祖廳，擇訂於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出殯，茶毗於晉江火葬場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訃告

洪祖福

（龍湖鎮崙上村）

逝世於八月廿一日

現設靈於家鄉崙上村祖廳

出殯於八月卅一日上午

流芳百世